

一、蔗个樂園

烏昏像火紅紅个日頭掛在頭前，若像真青狂在睺佢，為佢接落來个歇熱生活故大氣。

「阿依~你拗阿怙仔講啦！佢歇熱个逐日會乖乖、毋會懶尸。」期待頭尾一兜仔个希望，佢對專心到入神拗方向盤搭纏纏个阿依求情。

「毋好吵！」阿依直頭睺頭前个路，這係一條細細條个車路，揸手裡係歸片「高高个野草」，正手裡有一條溝子，恁个路對阿依來講，有影係高難度。睺阿依驚到無外討插佢，「唉！」佢只好故真大一口氣，歸個人向椅背倒。

「佢早早拗你怙仔講過，你恁牛，敢有法度照顧老儕？莫舞麼个齣頭得人，害你伯公頭疾，佢人即謝天謝地啊！」阿依真同情睺佢一目。

「阿依！你恁講，阿怙一定講：『所以這個細子攞較愛接受魔鬼訓練。』」唉！佢嘴著面講心肝著面想，阿依恁做敢係拗佢鬥求情？根本係打落水狗，佢屋下阿怙總感覺佢在屋下傷好過，茶來開嘴，飯來伸手，所以在國小頭尾一個歇熱愛佢去照顧「伯公」。

這個伯公鬥底係哪號人物？佢一溜無睺過佢，正知佢係阿公个「結拜兄弟」、「換帖个」，係著共一領褲大漢个。學期尾阿公一通電話下令，阿怙黏時講好。阿公一向真惜佢，這擺仰子反形啊？愛佢轉莊下受罪。

「記得你怙仔規定个：逐日愛打一通電話轉屋下，愛早起、愛自家洗碗洗衫.....。」阿依念个念个，好定泥車緊急煞車，舞到佢頭暈腦脹，向前一睺，幾時係一隻黃狗在路中央閒閒寬寬行。

「叭——叭——！」阿依輕輕擻一下喇叭，無想著這隻黃狗斡頭來睺望阿依，歸面無在信，攞拗車路當作佢个屋下。這係麼个所在啊？和狗嘛毋知好讓路？阿依擋怙車，即在路中央睺狗个屎舢，搖啊搖，一步步向前行，行了十外公尺若像過願啊，正雄雄向邊脣个「野草墩」鑽入去。

「怪啊！這个人仰子得草發恁高？」

「麼个草？」阿依若像睺著外星人共款，「遐係蔗！」阿依頭搖搖，接了一句：「你怙仔係著个，佢人傷少渡你轉舊屋啊，供了一個『莊下躉』和蔗攞毋會認个。」

這兜蔗係四湖个主要作物，大片大片个蔗園闊茫茫，啊佢這個「莊下躉」嘎毋識廬山真面目，哼！係蔗毋認得佢啦！睺密密密个蔗，蔗園深深个所在係麼个在停動？親像係一雙雙發光个紅目珠，遐係麼个？佢心肝內真興个氣泡一個又一個湧出來。

「歇車！」佢對阿依大聲喝，「阿依，你係仰子駛車个？仰子好定泥從向蔗園？」阿依驚到隨大力蹬車擋，舞到車擋恬了後，佢佇毋會核捷開車門，向遐一雙雙个紅目珠行去，「汪！」係一大陣狗，其中一隻大狗講事啊：「歡迎來到蔗个樂園！」佢仰子聽知「狗事」？即在佢起疑个時，對佢嘴發出个係「汪汪汪！」幾時毋係佢聽知狗事，嘎係佢變成一隻狗啊。

佢根本毋會赴思考鬥底係仰子，這陣狗朋友早即捷佢向頭前走，「行行行！偲人去寮！」

「去寮進前，愛先尋狗老大報到。」烏狗在吠。

「汪！汪！」猶个狗作埤應聲。

佢跔狗朋友在蔗園內行上行落，蹬軟軟个泥，垂落个蔗葉掃過臉身，撓撓癢癢，得佢感受著毋識體驗過个刺激！

「狗老大在頭前！」烏狗像係巡邏隊長共款發落第一手資訊，「擋恬！」

這個狗老大睺起來仰子恁熟面？敢毋即係？即係遐隻「擋路狗」，在路搖搖晃晃遶寮，毋管車个遐隻青狂狗。

「偲人多一個新伴？歡迎你加入，細子，你喊做麼个名？」狗老大斟酌拗佢睺，遐目神威嚴內底擱有豪氣，有影係狗老大！

「佢喊做吳弘鈞，偏名緣投鈞！」講煞伸手想討撥佢个瀏海，這係佢个招牌動作，毋過正碰著額頭即發現佢係一隻短毛狗，幾時有「瀏海」，真想討有一面鏡，睺望變做狗个佢係麼个形，應當嘛係一隻緣投狗！

狗老大一目睺破佢个心思，講：「你真緣投，多訓練，漢草會擱較好！」接落又講：「你人吳家在四湖鄉有大勢力，乾隆年間你人个

祖先對福建飄洋過海，到四湖海脣開墾、蹣落，遐時个生活艱難，蹣个係舊陋个草屋，供羊過生活，討飼飽屎肚無簡單，敢猶會用撥瀏海展風神？」

得狗老大一講，佢个面攏紅啊，好得歸身狗毛，面紅毋會得人發現。

「吳家子弟食苦耐勞，正有法度在這個荒野个所在生活，仰子吳家後代恁『媪』？」狗老大著面搖頭著面講。

麼个？講佢緣投鈞「媪」？佢係百米勢人，提著臺北市小學運動會一百公尺走相捎冠軍个高手，恁睭毋會起佢？

「敢討相拊？」狗老大目眉擎下，恁攔較激起佢个鬥志，「汪！」腳擎起向頭前從，猶个狗陣跔在後背從。自底係佢走打先，無想著走無到五百公尺即得狗老大躡著捎儂。佢咬牙拊歸身氣力走，頭多嘛正會用跔狗老大个腳步，啊猶个狗早即得佢人放煞在後背，離佢人越來越遠。

走了一睭子，佢人猶在蔗園內底，這片蔗園真大！大討走過七、八個學校坪恁遠，頭前猶係一支支企瞪瞪个「小柱」，無盡尾所在共款，佢開始無力啊，啊狗老大猶係走到輕鬆輕鬆。「細子！你係『城市雞』，轉來訓練一下準堵好！」

「麼个？佢又毋係『城市雞』？」得人睭輕實在係無快活，毋過事實佢正經大氣接小氣，開始歸身無力，啪！歸個人，毋著！歸隻狗仆在泥下，向前望過去，蔗園猶係無尾無了，走毋會透。

狗老大幹頭過來，走來睭佢，講：「蔗係四湖要緊个作物，無睭過恁大片个『野草』吧！」這狗老大真過頭，睭佢走得氣喘喘，和拗佢「急救」下嘛無，猶打落水狗戕洗佢！

「佢人狗陣拗蔗園當做屋下早即幾下代啊，照你人人類个講法，係佢人『獸化』啊，動物自底即係『獸』，猶斯文斯文講麼个『獸化』？」狗老大歸面無幾同意，事个意思係狗陣正回歸自然天性定。

即在佢猶在想著「獸化」和「無獸化」有麼个無共个時，狗老大輕鬆捉下，真誠熟手一隻田鼠即在佢个腳下，身手流掠个形得佢嘴擘擘講：「真厲害！」毋過後一幕嘎得佢戇目去，狗老大擘嘴一咬，攔擎頭早即係歸嘴紅紅，這打獵个天性，嘛係獸个天性！

「敢討食一口？」狗老大手一擲，討提田鼠得佢，佢連退三步，直直搖頭。「這若像係『魚生』个田鼠，正差無『哇沙米』，你敢毋係愛食魚生？」

即在這時務，後背个狗陣稍佷啊，狗老大拗田鼠肉擊向烏狗，當烏狗接著田鼠肉个時，狗老大像係乾坤大遷徙个高手，一伸手嘎又捉著一隻田鼠，假使狗老大做中心，五公尺半徑內底个田鼠攏閃毋會去佢个掌心，恁勢个本等得佢讚嘆，差一兜仔想討跪落來拜師，毋過想著「田鼠魚生」，得佢黏時蹬車擋。

「緣投鈞，你想傷多啊！準講你想討拜師，佢無定著會收。」狗老大睇佢講。

這隻狗傷得人驚啊？仰子會讀心術？

狗老大送佢一個奇怪難知个微笑，講：「第六感真靈，大討嘛係『獸化』了後个特點！」

這陣狗無主人，「自家即係主人」，顧在蔗園內底，毋驚天地，人類睇著佢人猶愛三分敬意，千萬毋好單身行蔗園內底个小路，狗陣毋讓路算係細義，進入「狗地盤」即係獵物！

「汪汪汪！」這陣狗攏係好獵人啊！